

小南山

淮河两岸

美丽的乡村

□石新朗

我的家乡五河县临北回族乡石家村，坐落在淮河边的一处黄土岭上，从沫河口村往南径直上淮河大堤再向东行10里路就到了。改革开放前，那里几乎是一处被人遗忘了的黄泥岗。自从党中央描绘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蓝图后，我的家乡面貌从此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。现今的石家村与过去对比已经大不一样。当年家乡流传的那句顺口溜“宁愿在沙土地饿肚皮，不愿到石家踩稀泥”早已成为历史。现如今村庄四纵三横坑坑洼洼的乡村泥巴路已经修成了水泥路，平坦笔直。沿第三村民组西路向南200米转向东50米，原小学旧址修建了石家村新村部。村委会新办公楼给目睹者带来了视觉上的冲击，再向东、向北进入村民住宅区。村民小区内道路明净，路边竹编篱笆围栏整洁有序。村民家中庭院清洁美丽……

清纯的乡村是自然生态的天堂。当你走进村内会看到：今天的家乡人用他们勤劳的双手把家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饶。超凡的农民用智慧和巧手把菜园、果园、花园融为一体，使美丽的乡村散发出沉甸甸的乡土气息。当你沿村道漫步，路旁繁花簇拥，两侧树丛茂盛，脚下绿草如茵。乡村的淳朴是一幅原生态的水墨画，充满无限乐趣。真是醉也天堂，美也天堂，乐也天堂，笑也天堂。

淳朴的乡村像美丽的天堂。走进村庄的庭院，你可以尽情地品味到清香的桂茶、粗俗的饭食，以及美味和佳肴、人情和冷暖、厚德和家风。在乡村，早晨到村头，你可以远望光芒四射的日出，傍

晚漫步在林间你可以聆听树叶细密的沙沙声，中午你还可以尽情欣赏一番大自然赏赐给你的芦花飘香的四野美景，那是一种何等的美感呀！

来到村部，你会看到乡村凸显出大众文化的魅力，美丽乡村不但是大众文化的天堂，更是乡村文明的雕版画。“五好文明家庭”“星级文明户”“文明新风示范户”“好婆婆好媳妇”“孝老爱亲模范”……在家乡我们可以品味到“三尺巷”“大宅门”……等中国古老文化之美。现在的乡村实在是太美了，可是家乡人并不满足，他们还要在村子里建一些网店，方便更多生活需要，修一处文化广场方便村民健身娱乐休闲，开一家像样的医院方便村民们看病就医，办几个大型现代农业观光园引来孔雀落滩，开几处农家乐餐馆方便乡村旅游者。

美丽乡村，醉美天堂。那里永远是乡村人栖息和扎根的地方。那里的田，那里的水，那里的土，那里的地，那里的人情世故，那里的乡风民俗，那里的一切，都在发生着巨大变化，原生态的村舍是乡村的魂，留住乡村魂，绽放天堂美。正可谓：一粒沙中有一个世界，一朵花中有一个天堂。至此，情不自禁，随吟道“我在天堂向你俯身凝望……仰望你曾经圣洁的理想，总有一天我会回来，带回满身木棉与紫荆的清香，带回我们闪闪亮亮的时光，然后告诉你我已找到天堂。”这或许正是我期许已久的犹如诗歌般美丽的乡村天堂吧。美哉！我的故乡。莫言家乡非天堂，美丽乡村也天堂。

看文物 说蚌埠⑤

固镇垓下大汶口文化城址的发现，填补了江淮地区无史前古城的历史空白，入选200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

大考古新发现

垓下：大汶口文化第一城

□张建平 文/图



鸟瞰垓下。

距今7000余年的双墩文化兴盛之后的一千多年间，蚌埠历史并没有沉寂，虽然没有特别重大的历史事件，但涂山南北、淮河两岸先民一直在繁衍生息，孕育发展着淮夷族群文化。考古发现，除涂山禹会村遗址外，还有固镇集东遗址、南城孜遗址，怀远双墩堆等一批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。《蚌埠古代历史文化陈列》展板介绍，这些遗址均位于河流两侧的台地上，普遍有两个文化层伴生，下层为大汶口中晚期文化，上层为龙山文化，显示出文化传承的连续性。

在距今约5100年的时候，在淮河北部支流古浍水今沱河之畔，渐渐形成较大的聚落，一座古城拔地而起。

固镇垓下大汶口文化城址的考古成果，填补了江淮地区无史前古城的历史空白，被誉为淮河流域“大汶口文化第一城”，入选200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。

部开挖人工河，与沱河联通形成护城河。上世纪50年代修沱河，遗址西部河道略作北移，护城河形状稍有改变。从沱河北岸南望，古城的轮廓依稀可辨。遗址内外还有“虞姬浣发池”“榆抱桑”“御花井”“饮马井”。汉代尚书陈咸墓、许慎桥等古迹。走在古城遗址上，随处可见秦汉至晋代的残砖碎瓦，村民在耕作时经常发现“裤子钱”即楚大布、五铢钱等先秦和汉代货币，铜剑、铜矛、箭镞、弩机等兵器也不鲜见。

遗址的周围还分布着数百座大大小小的土丘，传说这些土丘是垓下大战期间楚汉两军布兵列阵的营垒，考古勘探为汉代墓葬群。这些汉墓俗称“古堆”或“谷堆”，当地有“濠城古堆三千三，数罢金山数银山”之语。大小“古堆”围绕着垓下古城，形成众星拱月之势。

“城下城”重见天日

2010年6月11日，200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结果揭晓，固镇垓下大汶口文化城址从全国24个初评项目中脱颖而出。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固镇县文物管理所发掘发现，在著名“垓下之战”战场核心秦汉垓下古城之下，竟还叠压着一座史前古城。历经3年4次考古发掘，考古人员在汉代增筑的城墙之下，发现早期堆筑城墙，城内外还发现壕沟、台形基址、红烧土堆积、窑址、水井、沟槽等遗迹，年代确定为大汶口文化晚期，距今约4500—5100年。这一重大发现，填补了江淮地区无史前古城址的空白，被学界誉为“大汶口文化第一城”。

2007年春，安徽省考古研究所联合固镇县文管所对遗址进行钻探试掘，至2009年，先后进行了四次考古发掘。发掘出新石器时代、汉代、宋代等不同时期的遗迹，出土石器、陶器、铜器、铁器、玉器以及瓷器等众多文化遗物。发现这是一处重要的古代城址，由城墙（即土垣）、城门、护城河、道路与排水系统、夯土建筑基址、红烧土遗迹、活动场地、窑址、水井、灰坑等不同时期的多类遗迹组成。

城址东、西、南、北四面城墙走向较清楚，长度分别约410米、480米、280米、340米。城墙基部宽度不一，

残存高度不等，夯筑痕迹不明显，判断筑城方式为堆筑。9处城墙缺口按位置、宽度和特征等，推测其中4处属城门缺口，东、西、南、北各一。令人惊奇的竟还有一座水门，位于北城墙中段略偏东位置，一条40多米长的斜向沟槽与北部沱河相通。北城墙和西城墙上还有5座近圆形夯筑红烧土台。

城墙解剖是揭秘建筑年代的关键，考古人员在东城墙中段开挖两条探沟，解剖结果相似：揭除现代耕土层后，就看到了墙体，地层分布较清晰，由此推断城墙的修筑时间为史前和汉代两个时期。汉代墙斜压于史前墙体的内侧，呈坡状堆积。出土的文化遗物主要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碎陶片，仅见零星汉代绳纹红陶片。墙体构筑方式仍以堆筑为主。

钻探结果表明，护城河总长约1600米，现残存口宽14~30米不等。护城河东、南段以及西段大部分由人工开挖形成，北段则利用沱河自然河道，相互贯通，环绕城墙。

发掘过程中还发现了墙体经过“烧烤”后涂白泥装饰的排房、台形基址、陶窑、墓葬，大汶口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初期及秦汉时期的灰坑等。在城垣及城内六个发掘点出土了夹砂陶、泥质灰陶和泥质黑陶等陶器残片，还有少数黄陶、白陶。可辨器形有罐、鬲、盆、壶、杯、器盖以及鼎足等，器表多素面，纹饰以篮纹为主，间有堆纹、绳纹、方格纹、回纹、线纹等。陶器既有淮东北地区龙山文化的共性特征，同时又受河南龙山文化的影响。而建于北城墙顶部的多间大汶口文化晚期排房、东城墙上的史前地震遗迹、城内汉代的沟槽和其上的车辙等，又为遗址增添了许多待解之谜。

古城来龙去脉尚待厘清

垓下遗址所处的淮河中下游地区，正是我国古代东西南北文化的交



垓下遗址内大汶口文化时期房屋基址。



2007年8月18日固镇县召开垓下遗址考古发掘成果新闻发布会。(资料照片)

风土人情

老家的老井

□王奇

老家的村东头有一口老井。老井是用青石板砌成的，一层一层的，很整齐有序。老井的水又清又甜，村里的人都爱喝，我就是喝着老井的水长大的。

记不清老井有多少年头了，听老人们说，老井从来就没干过，又清又甜的井水养育着村里一代又一代人。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说：“这井里盘着一条约井的神龙，只要井龙不走，井水就不会干枯。”于是村里人便对井龙崇拜起来，每逢过年过节，村里的人总忘不了到井边敬一敬井龙，祈求它保佑这里的人们长年有水吃。

在我童年的记忆里，老井是神圣而又神秘的。说它神圣，因为村里的人每天都离不开它，说它神秘，是因为我弄不清井里是否真的藏着一条约井龙。为解开这个谜，天真幼稚的我曾偷偷的一个人趴在井沿上往井里瞧，但每次总是失望而归。后来听奶奶说，井龙白天是不会现身的，只有到晚上它才出来显灵。于是我又痴痴地等待一个又一个黑夜，但始终未见那条神秘而又备受村民崇拜的井龙。

随着村民生活的富裕，家家都用上了压水井、水泵井，现在村民们全部用上了自来水。老井也随着日子的推移一天天地在人们记忆中淡忘了。但我却依然惦记着老井，每逢回老家时，我总要到老井旁站一站，看一看整齐而有序的青石

板，品尝一口又清又甜的井水。

去年农历十月份，我再次来到老井旁，看着眼前的老井，我突然发现老井真的老了：井沿的青石板不知被什么人搬走了几块，坑坑洼洼的显得格外凄凉。因长期无人清淤，井水显得混浊而肮脏。听人说，今年干旱的时候，村里有些人也想到了老井，但看到老井破旧不堪的样子只好叹息着走了，叹息中带着几分自责和期望……

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，老井终究是要消失的，可那井旁淳朴的乡情永远在我生命的长河里流淌；那从未见过的井龙始终在我梦里萦绕；那甜甜的老井的水，永远在我的血管里奔涌。记忆虽已泛黄，但仍厚重。家乡的老井，以纯朴的心意，带来了丰富的水源，滋养着一个角落的人们。它那默默奉献的精神伴随着我，启发着我。它那古朴的、无私的泉流，曾经令日子红红火火，增色不少，让生活那么的简单惬意和快乐。常常在梦中仍然依稀听到井台边的笑声，依然可见乡亲们有序打水的情景，小伙伴嬉戏的画面。

故乡、亲人、老井永远在我生命里。岁月沧桑，人到中年，故乡在梦乡渐行渐远，许多记忆愈来愈模糊，唯村中那口老井，和井边的故事，依然光鲜如初，常常浮现眼前，勾起美好的记忆，抹不去，忘不了。

“霸王城”流传千年

“垓”字在《说文解字》中释为“河边高地”，形象概括出垓下遗址的地貌。

垓下遗址位于固镇县城东南24公里的濠城镇北，是秦末汉初垓下之战的古战场。遗址地势北高南低，北部、西部为沱河围绕，总面积20余万平方米。1986年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，2013年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沱河南岸台地上，依稀可见遗址核心区的古城城垣。古城略呈西长东短的梯形，城垣高两三米，四角为弧角，北部、东部城垣保存较为完整。城垣内面积约15万平方米，南部为村庄，北部及城垣外围均为耕地或林地。

垓下遗址俗称“霸王城”，遗址上的村庄为霸王城村。据村内老人介绍，在上世纪30年代，霸王城的土城墙还有两人高。抗战初期国民政府“撤换御敌”，推平了土城，形成今日地貌。古人利用沱河半绕城垣西部、北部的自然形



扫描二维码可浏览本文图片视频。

感物抒怀

折柳送别寄情思

□张斌

又是一年春光好，到了杨柳依依的季节。古往今来，多少文人墨客寄情于杨柳，歌颂山河壮丽，感怀美好春天，抒发思念情怀。

“折柳”就是我国古人送别亲友的一种方式。“折柳”一词寓含“惜别怀远”之意。因为“柳”和“留”为谐音，寓意“挽留”之意，表示离别之情难分难离、不忍相别、恋恋不舍；所以在我国的古代，亲朋好友一旦要分离，送行者总要折一枝柳条赠给远行者。我国“折柳送行”的习俗早在《诗经》的《小雅·采薇》里出现：“昔我往矣，杨柳依依；今我来思，雨雪霏霏”，说的就是送别相思之情。

以往，灞桥就成了人们送别亲友、话别亲友，举行送别仪式、表达依依不舍情感的地方，也引来无数的诗人触景生情、感物抒怀。

“折柳送别”还蕴含着一种对友人“春常在”的美好祝愿，也寓意亲人离别家乡正如离枝的柳条，希望他们到达新的地方，能尽快适应新的环境，早日生根发芽，事业顺利，大展宏图。这是因为柳树有很强的适应性，它不择环境，随遇而安，只要有水、有土壤的地方，随便折下一根柳枝插在土里，它就能成活，生根发芽，开枝散叶。“无心插柳柳成荫”赞誉的就是

柳树顽强的生命力。

“绊惹春风别有情，世间谁敢斗轻盈。楚王江畔无端种，饿损纤腰学不成。”（唐·李商隐《垂柳》）折柳虽说是一种送别寄情的风俗，也曾经给古人留下无限的寄托和遐想，但毕竟是折柳寄情，损害的是柳树，影响的是环境，终究还是被现代文明所抛弃。而今，不管是沟河湖畔，还是公园路边，到处都有柳树的身影，它们风姿绰约，婀娜如烟，不仅能绿化环境，还能美化生活，它们是城市、乡村都不可或缺的景观树，是人们心目中春天的象征，是诗人眼中美丽的化身、情感的寄托。



山溪有声（国画）

王夕敏作